

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 舆论卷

目 录

宣 传

革命军	邹 容	3
警世钟	陈天华	30
猛回头	陈天华	57

论 战

支那保全分割合论	孙逸仙	81
支那问题真解	孙逸仙	86
正仇满论	章炳麟	91
民族的国民	精 卫(汪兆铭)	96
革命与保皇之争	张 继	126
驳《新民丛报》最近之非革命论	汪兆铭	129
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	县 解(朱执信)	153
再驳《新民丛报》之政治革命论	汪兆铭	166
《民报》与《新民丛报》辩驳之纲领		195
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	精 卫(汪兆铭)	197
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	孙中山	210
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	精 卫(汪兆铭)	213

就论理学驳《新民丛报》论革命之谬	朱执信	226
与《国民新闻》论支那革命党书	胡汉民	234
讨满洲檄	军政府	240
论革命之趋势	精 卫(汪兆铭)	245

回 忆

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	冯秋雪	269
《民报》在日本遭封禁始末	陶冶公	279
我在檀香山同盟会和《自由新报》工作的回忆	温雄飞	285
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	胡汉民	307
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	冯自由	314
同盟会时代《民报》始末记	汤钟瑤	324
同盟会和《民报》片断回忆	汪 东	341
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	严独鹤	349

宣 传

革命军

邹 容

《革命军》序

蜀邹容为《革命军》方二万言，示余曰：欲以立懦夫，定民志，故辞多恣肆，无所回避，然得无恶其不文耶。余曰：凡事之败，在有其唱者，而莫与为和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，故仇敌之空言，足以堕吾实事。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，宰割之酷，诈暴之工，人人所身受，当无不昌言革命。然自乾隆以往，尚有吕留良、曾静、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。吾观洪氏之举义师，起而与为敌者，曾、李则柔煦小人，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，徒欲为人策使，顾勿问其是非枉直，斯固无足论者。乃如罗、彭、邵、刘之伦，皆笃行有道士也，其所操持，不洛、闽而金溪、余姚，衡阳之“黄书”，日在几阁，孝弟之行，华戎之辨，仇国之痛，作乱犯上之戒，宜一切习闻之；卒其行事乃相舛戾如彼，材者张其角牙以复宗国，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，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。无他，悖德逆伦，并为一谈，牢不可破，故虽有衡阳之书，而视之若无见也。然则洪氏之败，不尽由计划失所，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。

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，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，虑不数人。数人者，文墨议论，又往往务为蕴藉，不欲以跳踉搏跃

言之，虽余亦不免是也。嗟乎，世皆器昧而不知话言，主文讽切，勿为动容，不震以雷霆之声，其能化者几何！异时义师再举，其必堕于众口之不理，既可知矣。今容为是书，一以叫咷恣言，发其惭恚，虽器昧若罗、彭诸子，诵之犹当流汗只悔，以是为义师先声，庶几民无异志，而材士亦知所返乎！若夫屠沽负贩之徒，利其径直易知，而能恢发智识，则其所化远矣。藉非不文，何以致是也。抑吾闻之，同族相代谓之革命，异族攘窃谓之灭亡，改制同族谓之革命，驱除异族谓之光复。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，所当谋者，光复也，非革命云尔。容之署斯名，何哉？谅以其所规划，不仅驱除异族而已，虽政教学术，礼俗材性，犹有当革者焉，故大言之曰革命也。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。

《革命军》自序

不文以生，居于蜀十有七年；以辛丑出扬子江，旅上海；以壬寅游海外，留经年。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，及思想间所不平等者，列为编次，以报我同胞。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、出版自由者欤。虽然，中国人奴隶也。奴隶无自由，无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，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、父母之恩我、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。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，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，吾不计。吾但信卢骚、华盛顿、威曼，诸大哲于地下有灵，必哂曰：孺子有知，吾道其东。吾但信郑成功、张煌言，诸先生于地下有灵，必笑曰：后起有人，吾其瞑目。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。吾言已，吾心不已。

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，岁次癸卯三月某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。

第一章 绪 论

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，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，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，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，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，黄帝子孙皆华盛顿，则有起死回生，还魂返魄，出十八层地狱，升三十三天堂，郁郁勃勃，莽莽苍苍，至尊极高，独一无二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，曰革命。巍巍哉！革命也。皇皇哉！革命也。

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昆仑，游扬子江上下，溯黄河，竖独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钟，呼天吁地，破颡裂喉，以鸣于我同胞前曰：呜呼！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。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，不可不革命。我中国欲独立，不可不革命。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，不可不革命。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，不可不革命。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，地球上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老年、中年、壮年、少年、幼年，无量男女，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？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，吾今大声疾呼，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。

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。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。革命者，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。革命者，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。革命者，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。革命者，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。革命者，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是故一人一思想也，十人十思想也，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，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。人人虽各有思想也，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。居处也，饮食也，衣服也，器具也，若善也，若不善也，若美也，若不美也，皆莫不深潜默运，盘旋于胸中，角触于脑中，而辨别其孰善也，孰不善也，孰美也，孰不美也。善而存之，不善而去之，美而存之，不美而去之，而此去存之一微识，即革命之旨所出也。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，试放眼纵观，上下古今，宗教、道德、政治、学术，一视一谛之微物，皆莫不数经革命

之掬攬，过昨日，历今日，皆革命之现象也。夫如是也，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，虽然，亦有非常者在焉。

闻之，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，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，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，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，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，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。牺牲个人以利天下，牺牲贵族以利平民，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。甚至风潮所播及，亦相与附流合汇，以同归于大洋。大怪物哉！革命也。大宝物哉！革命也。吾今日闻之，犹口流涎而心痒痒。吾是以于我祖国中，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，指点二百余万方里之地图，问人省己，欲求一革命之事，以比例乎英、法、美者。呜呼！何不一遇也。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，而熟思之，重思之，吾因之而有感矣，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。

自秦始统一宇宙，悍然尊大，鞭笞宇内，私其国，奴其民，为专制政体，多援符瑞不经之说，愚弄黔首，矫诬天命，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，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极，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。此自秦以来，所以狐鸣篝中，王在掌上，卯金伏诛，魏氏当途，黠盗奸雄，觊觎神器者，史不绝书。于是石勒、成吉思汗等类，以游牧之胡儿，亦得乘机窃命，君临我禹域，臣妾我神种。呜呼！革命，杀人放火者，出于是也。呜呼！革命，自由平等者，亦出于是也。

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，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。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天性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，文明之革命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《万法精理》、弥勒约翰《自由之理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、《美国独立檄文》等书译而读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

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，为起死回生之灵药，返魄还魂之宝方，金丹换骨，刀圭奏效，法、美文明之胚胎，皆基于是。我祖国今日病矣，死矣，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？苟其欲之，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。不宁惟是，而况又有大

儿华盛顿于前，小儿拿破仑于后，为我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。嗟乎！嗟乎！革命革命！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。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，此其时也！此其时也！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，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勖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。苟不欲之，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，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，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。

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

革命，革命，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？吾先叫绝曰：

不平哉！不平哉！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，莫过于戴满洲人而为君，而我方求富求贵，摇尾乞怜，三跪九叩首，酣嬉浓浸于其下，不知自耻，不知自悟。哀哉！我同胞无主性。哀哉！我同胞无国性。哀哉！我同胞无种性，无自立之性。

近世革新家、热心家常号于众曰：中国不急急改革，则将蹈印度后尘，波兰后尘，埃及后尘。于是印度、波兰之活剧，将再演于神州等词，腾跃纸上。邹容曰：是何言欤？是何言欤？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？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？不知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满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，而犹曰将为也。何故？请与我同胞一解之。将谓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满人，满人又为波兰、印度于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国乎？苟如是也，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，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。何也？彼英、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，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，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，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。呜呼！明崇祯皇帝殉国，“任贼碎戮朕尸，毋伤我百姓”之一日，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，入山海关，定鼎北京之一日，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。

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，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。使满人而多数也，则仅五百万人，尚不及一州县之众；使满人而聪明也，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，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。三百年中，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，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。

一国之政治机关，一国之人共司之，苟不能司政治机关，参预行政权者，不得谓之国，不得谓之国民，此世界之公理，万国所同然也。今试游于华盛顿、巴黎、伦敦之市，执途人而问之曰：汝国中执政者，为同胞欤？抑异种欤？必答曰：同胞同胞，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。又问之曰：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否？必答曰：国者积人而成者也，吾亦国人之分子，故国事为己事，吾应得参预焉。乃转诘我同胞，何一一与之大相反对也耶？谨就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，为同胞述之。

满洲人之在中国，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，而其官于朝野者，则以一最小部分，敌十八行省而有余。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，自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，如内阁衙门，则满学士六，汉学士四，满蒙侍读学士六，汉军汉侍读学士二，满侍读十二，汉侍读二，满蒙中书九十四，汉中书三十。又如六部衙门，则满郎中、员外、主事缺额约四百名，吏部三十余，户部百余，礼部三十余，兵部四十，刑部七十余，工部八十余，其余各部堂主事，皆满人，无一汉人。而汉郎中、员外、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，每季搢绅录中，于职官总目下，只标出汉郎中、员外、主事若干人，而浑满缺于不言，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。是六部满缺司员，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（笔帖式尚不在此数）。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，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，布满国中也。若理藩院衙门，则自尚书、侍郎迄主事、司库，皆满人任之，无一汉人错其间（理藩之事，惟满人能为之，咄咄怪事）。其余掌院学士、宗人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国子监、銮仪卫诸衙门缺额，未暇细数，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，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。是其出仕之途，以汉视满，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。故常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，汉人则积滞数十载，不得迁转，满人则俄而侍郎，俄而尚书，俄而大学士矣。纵曰满洲王气所钟，如汉之沛，明之濠，然未有绵延数百年，定为成例，竟以王者一隅，抹煞天下之人才至于斯极者也。向使嘉、道、咸、同以来，其手奏中兴之绩者，非出自汉人之手，则各省督抚府道之实缺，其不为满人攫尽也

儿希矣。又使非军兴以来，杂以保举军功捐纳，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，则汉人几绝于仕途矣。至于科举清要之选，虽汉人居十之七八，然主事则多额外，翰林则益清贫，补缺难于登天，开坊类乎超海，不过设法虚糜之，以戢其异心。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官等职，俾以无用之人，治无用之事而已。即幸而亿万人中，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，又皆头白齿落，垂老气尽，分余沥于满人之手。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，始堪大拜，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，均能资兼文武，位兼将相，其中盖有深意存焉。呜呼！我汉人最不平之事，孰有过于此哉？虽然，同种待异种，是亦天演之公例也。

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。至乃于各行省中，择其人物之骈罗，土产之丰阜，山川之险要者，命将军都统治之，而汉人不得居其职。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，另为内城以处之，若江宁、若成都、若西安、若福州、若杭州、若镇江等处，虽历年二百有奇，而满自满汉自汉，不相错杂，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。且试绎驻防二字之义，犹有大可惊骇者。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，而羁束之如盗贼乎？不然，何为而防？又何为而驻也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？

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，取王公如拾芥，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之伦，残弑数百万同胞，挈东南半壁，奉之满洲，位不过封侯而止。又试读其历朝圣训，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，奖借逾恒，真有一德一心之契，而汉人中虽贤如杨名时、李绂、汤斌等之驯静奴隶，亦常招谴责挫辱，不可向迳。其余抑扬高下，播弄我汉人之处，尤难枚举。

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，宗室人员，红带子，黄带子，贝子贝勒者乎？甫经成人，即有自然之禄俸，不必别营生计，以贍其身家，不必读书向道，以充其识力，由少爷而老爷而大老爷而大人而中堂，红顶花翎贯摇头上，尚书侍郎殆若天职。反汉人而观之，夫亦可思矣。

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，士为四民之首，曰士子，曰读书人。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，即无人不为士子，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

士子，曰读书人。故吾今亦特言士子，特言读书人。

中国士子者，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。何也？民之愚不学而已，士之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。而满人又多方困之，多方辱之，多方汨之，多方羁之，多方贼之，待其垂老气尽，阉然躯壳，而后鞭策指挥焉。困之者何？困之以八股试帖楷折，俾之穷年矻矻，不暇为经世之学。辱之者何？辱之以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（殿试时无坐位，待人如牛马），俾之行同乞丐，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汨之者何？汨之以科名利禄，俾之患得患失，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。羁之者何？羁之以痒序卧碑，俾之柔静愚鲁，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。贼之者何？贼之以威权势力，俾之畏首畏尾，不敢为乡曲豪举游侠之雄。牵连之狱开创于顺治（朱国治巡抚江苏以加钱粮株连诸生百余人），文字之狱滥觞于乾隆（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诛杀天下，群臣震恐），以故海内之士，莘莘济济，鱼鱼雅雅，衣冠俎豆，充牣儒林，抗议发愤之徒绝迹，慷慨悲咤之声不闻，名为士人，实则死人之不若。《佩文韵府》也，《渊鉴类函》也，《康熙字典》也，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壁连城之大类书也。而不知康熙、乾隆之时代，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，彼乃集天下名人，以为此三书，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（康熙开千叟宴数次，命群臣饮酒赋诗，均为笼络人起见）。噫吁嘻，吾言至此，吾不禁投笔废书而叹曰：（朔方健儿好身手，天下英雄入彀中。）好手段！好手段！吾不禁五体投地，顿首稽顙，恭维拜服，满洲人压制汉人，笼络汉人，驱策汉人，抹煞汉人之好手段！好手段！

中国士人，又有一种岸然道貌，根器特异，别树一帜，以号于众者，曰汉学，曰宋学，曰词章，曰名士。汉学者流，寻章摘句，笺注训诂，为六经之奴婢，而不敢出其范围。宋学者流，日守其《五子近思录》等书，高谈太极无极性功之理，以求身死名立，于东西庑上，一噉冷猪头。词章者流，立其桐城、阳湖之门户流派，大唱其姹紫嫣红之滥调排腔。名士者流，用其一团和气，二等才情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衣服，五声音律，六品官阶，七言诗句，八面张罗，九流通透，十分应酬之大本领，钻营奔竞，无所不至。此四种人日

演其种种之活剧，奔走不遑。而满洲人又恐其顿起异心也，乃特设博学鸿词一科，以一网打尽焉。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，拓腐败报纸之一二语，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，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，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，欲求不得。又有所谓激昂慷慨之士，日日言民族主义，言破坏目的，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，然奈痛哭流涕何！悲夫！悲夫！吾揭吾同胞腐败之现象至此，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，吾敢曰半自为之半满洲人造之。呜呼！呜呼！刀加吾颈，枪指吾胸，吾敢曰半自为之，半满洲人造之。

某之言可以尽吾国士人之丑态者曰，复试而几案不具，待国士如囚徒；赐宴而尘饭涂羹，视文人如犬马。簪花之袍，仅存腰幅；棘围之膳，卵作鸭烹；一入官场，即成儿戏。是其于士也，名为恩荣，而实羞辱，其法不行也。由是士也，髫龄入学，皓首穷经，夸命运祖宗风水之灵，饶房师主司知音之幸，百折不磨，而得一第，其时大都在强仕之年矣，而自顾余生吃着犹不沾天位天禄毫末忽厘之施，于此而不鱼肉乡愚，威福梓里，或恤含冤而不包词讼，或顾廉耻而不打抽丰，其何能赡养室家，撑持门户哉？痛哉斯言！善哉斯言！为中国世人之透物镜，为中国士人之活动大写真（即影戏）。然吾以为处今之日，处今之时，此等丑态，当绝于天壤也。既又闻人群之言曰，某某入学，某某中举，某某报捐，发财做官之一片喊声，犹是嚣嚣然于社会上。如是如是，上海之滥野鸡；如是如是，北京之滑兔子；如是如是，中国之腐败士人。嗟夫！吾非好为此尖酸刻薄之言，以骂尽我同胞，实吾国士人，屠毒社会之罪，有不能为之恕。春秋责备贤者，我同胞盍醒诸！

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，则见夫黧其面目，泥其手足，荷锄垄畔，终日劳劳，而无时或息者，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？若辈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，而满州人派设官吏，多方刻之，以某官括某地之皮，以某官吸某民之血，若昭信票，摊赔款，其犹著者也。是故一纳赋也，加以火耗，加以钱价，加以库平，一两之税，非五六两不能完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，而犹美其名曰薄赋，曰轻税，曰皇仁。吾不解薄赋之谓何，轻税之谓何。若皇仁之谓，则是盗贼之

用心，杀人而曰救人也。嘻！一国之农，为奴隶于满人下，而不敢动，是非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？呜呼！呜呼！刀加吾颈，枪指吾胸，吾敢曰满人压制汉人之好手段！

不见乎古巴诱贩之猪仔，海外被虐之华工，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谓工者乎？初则见拒于美，继又见拒于檀香山、新金山等处，饥寒交逼，葬身无地，以堂堂中国之民，竟欲比葺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，谁实为之至此极哉？然吾闻之，外国工人有干涉国政，倡言自由之说，以设立民主为宗旨者；有合全国工人立一大会，定法律，以保护工商者；有立会演说，开报馆，倡社会之说者。今一一转询中国，有之乎？曰无有也。又不见乎杀一教士，而割地偿款，骂一外人，而劳上论动问，而我同胞置身海外，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，而满洲政府，殆若盲于目聋于耳者焉。夫头同是园，足同是方，而一则尊贵如此，一则卑贱如此。呜呼！呜呼！刀加吾颈，枪指吾胸，吾敢曰满洲人之虐待我！

抑吾又闻之，外国之富商大贾，皆为议员执政权，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，卑之曰市井，贱之曰市侩，不得与士大夫伍；乃一旦偿兵费，赔教案，甚至供玩好，养国蠹者，皆莫不取之于商人。若有捐，若有税，若有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，若有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，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，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，公其词则曰派，美其名则曰劝，实则敲吾同胞之肤，吸吾同胞之髓，以供其养家奴之费，修颐和园之用而已，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若。呜呼！呜呼！刀加吾颈，枪指吾胸，吾敢曰满洲人之敲吾肤吸吾髓！

以言夫中国之兵，则又有不忍言者也。每月三金之粮饷，加以九钱七之扣折，与以朽腐之兵器，位置其一人之身命，驱而使之战，不聚歼其兵，而馈饷于敌，夫将焉往？及其死伤也，则委之而去，视为罪所应尔，旌恤之典，尽属虚文，妻子哀望，莫之或问。即或幸而不死，即遣以归农，扶伤裹创，生计乏绝，流落数千里外，沦为乞丐，欲归不得，而杀游勇之令，又特主严酷。以此残酷之事，从未闻有施之于八旗驻防者。嗟夫！嗟夫！吾民何辜，受此惨毒，

始也欲杀之，终也欲杀之，上薄苍天，下彻黄泉，不杀不尽，不尽不快，不快不止。呜呼！呜呼！刀加吾颈，枪指吾胸，吾敢曰满洲人之残杀我汉人。

文明国中，有一人横死者，必登新闻数次，甚至数十次不止；司法官审问案件，即得有实凭实据，非犯罪人亲供，不能定罪（于审问时无用刑审问理）。何也？重生命也。吾见夫吾同胞每年中，死于满人借刀杀人，滥酷刑法之下者，不知凡几。满人之用苛刑于中国，言之可丑可痛，天下怨积，内外咨嗟。华人入籍外邦，如避水火，租界必思会审，如御虎狼。乃或援引故事虚文，而顿忘眼前实事。不知今无灭族，何以移亲及疏？今无肉刑，何以毙人杖下？今无拷讯，何以苦打成招？今无滥苛，何以百毒备至？至若监牢之刻，狱吏之惨，犹非笔墨所能形容，即比以九幽十八狱，恐亦有过之无不及。而满人方行其农忙停讼，热审减刑之假仁假义以自饰。呜呼！呜呼！刀加吾颈，枪指吾胸，吾敢曰满人之屠戮我！若夫官吏之贪酷，又非今世界文字语言所得而写拟言论者也。悲夫！

乾隆之圆明园，已化灰烬，不可凭借。如近日之崇楼杰阁，巍巍高大之颐和园，问其间一瓦一砾，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，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。夫暴秦无道，作阿房宫，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，于圆明园何如？于颐和园何如？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，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。

开学堂则曰无钱矣，派学生则曰无钱矣，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，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。乃无端而谒陵修陵，则有钱若干，无端而修宫园，则有钱若干，无端而作万寿，则有钱若干。同胞乎！盍思之。

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友邦之欢心”，是岂非煌煌上论之言哉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。割我同胞之土地，抢我同胞之财产，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，此割台湾、胶州之本心，所以感发五中者也。咄咄怪事！我同胞看者！我同胞听者！

吾读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记》，吾未尽，吾几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。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：扬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是岂非当

日满人残戮汉人，一州一县之代表哉？夫二书之记事，不过略举一二耳，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，又严薙发之令，满人铁骑所至，屠杀虏掠，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。有一有名之扬州、嘉定，有千百无名之扬州、嘉定。吾忆之，吾恻动于心，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。

《扬州十日记》有云：初二日，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，执安民牌遍论百姓，毋得惊惧。又论各寺院僧人，焚化积尸，而寺院中藏匿妇女，亦复不少，亦有惊饿死者。查焚尸载籍，不过八日，共八十余万，其落井投河，闭门焚缢者不与焉。

吾又为言以告我同胞曰：满人人关之时，被满人屠杀者，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？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？被满人奸淫者，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？（《扬州十日记》云：卒常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，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。读此言可知当日奸淫至极。）记曰：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此三尺童子，所知之义。故子不能为父兄报仇，以托诸其子，子以托诸孙，孙又以托诸玄、未、礆。是高曾祖之仇，即吾今父兄之仇也。父兄之仇不报，而犹厚颜以事仇人，日日言孝弟，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！高曾祖若有灵，必当不瞑目于九原。

中国之有孔子，无人不尊崇为大圣人也。曲阜孔子庙，又人人知为礼乐之邦，教化之地，拜拟不置，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也。乃满人割胶州于德，而听德人侮毁我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遗教之地。生民未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孔子之乡，使神州四万万众无教化，而等伦于野蛮。是谁之罪欤？夫耶稣教新旧相争，犹不惜流血数百万人，我中国人何如？

一般服从之奴隶，有上尊号，崇谥法，尊谥为圣祖仁皇帝，高宗纯皇帝者。故在黑暗之时代，皆号为令主贤君，及观《南巡录》所记，实则淫掳无赖，鸟兽洪水，泛滥中国（乾隆欲食黄角蜂，由张家口递至扬州，三日而至，于此可见其奢）。嗟夫！竭数省之民力，以供觉罗玄晔、觉罗弘历二民贼之所欲，方之隋炀、明武为比例差，吾不知其相去几何。吾曾读《隋炀艳史》，吾安得其人再著一